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
第三十九回 宣愛娘愛鐘幼子 燕夢卿夢慰慈親

豔魄香魂何處棲，猶然午夢語低低。須知麟子相關處，一片精光自不迷。

卻說康夫人思念夢卿，日加羸瘦。虧得愛娘百般解勸，方能飲食如初。時又春色平分，電光欲見，順哥生已八個月了。這日午間，春碗抱進上房，順哥在祖母懷內伊伊唔唔，跳跳達達，好不有趣。雲屏恐夫人力軟，便接過去抱在懷內。愛娘又恐雲屏力軟，又抱了過去，耍了一回，方同春碗引逗著往東一所來。到西一間屋內給順哥洗頭，覺得頭上有些白點，知是頭瘡初起，愛娘遂令人取了杏仁、烏梅、核桃來，令春碗以次試驗。

春碗先將杏仁燒成灰，用生油調好，塗在瘡上，亦不見好。春碗因將核桃連著皮在燈上燒好，用碗扣在地下出了火毒，然後和了些輕粉，用生油調過，抹在瘡上。果然靈妙，一兩次便都消化。愛娘見瘡已好，抱在懷內笑道：「早是不能作個禿子，不然豈不成奶地出家的小和尚了！」又因向春碗道：「這頭瘡若再發時，或用大肚子末填在鯽魚肚內燒成灰，搗蒜擦上亦可。

或先用鹽水洗淨，然後將豬骨髓和輕粉煨乾為末，塗在上亦可，斷不可令他發變了。」說畢，將順哥抱在自己房內戲耍，從洋漆螺甸小食盒內，取出一個物件，形如雞子，大於鵝蛋，遞與春碗道：「這是鶴卵一枚，我從各處令人尋來。你拿去煮熟給他吃下，可以預解痘毒。出過痘疹，大家也覺放心。」過了兩日，順哥乍冷乍熱，又笑又哭，從頭至腳，皮裡內外，隱隱約約，似要出痘的光景。春碗急告知雲屏，雲屏令人請了孫繩祖、淳於齋來看，服了兩劑藥，早紅豔豔、大生生、鼓溜溜，週身上下，出了百餘粒，愛娘大喜，知是鶴卵效驗，又恐發表不透，多多預備諸班物件。到了第三日上，林夫人選莆田荔枝，宣安人送土番葡萄，荊夫人送通天黑兕角一雙，合夫人送完好新蚌珠七粒。第六日上，庸夫人送大武生黃，康夫人送地羊活寶，胥夫人送珊瑚粉，棠夫人送瑪瑙漿。至第九日、第十二日，送物件者源源不絕，比那作三朝辦滿月還覺熱鬧。這些時，白日裡雲屏不離左右，夜間愛娘與春碗同在西間屋內過宿。夏亭、秋階、冬閣、青裳、丹棘、彩蕭、彩艾輪流直更。雲屏又命和氏率同眾氏、梁氏分班上宿，查看眾人勤懶。江氏、湯氏分班上宿，預備眾人茶水。養氏、范氏分班上宿，預備眾人飯食。

索媽媽、畢媽媽分班上宿，照看東一所燈火。真如掌上珠匣中玉，百般保護。香兒、彩雲見雲屏、愛娘如此用心，便亦殷勤勤，走來走去，卻又在背地裡私下議論，香兒道：「這痘兒來頭既正，只好好好將養，似此無明無夜，勞師動眾的作甚？」

彩雲道：「正是，才七八個月，便這般事奉。若再長大些，又當何如？大娘、三娘，用情亦未免太過。」香兒道：「這亦怪不得，既和他娘好，就該愛他兒子。假如你比我大娘、三娘再加留心，傍人亦未必肯信。」彩雲道：「傍人亦未必不信，只是有大娘、三娘，我們自好退後。」香兒道：「我看春碗素裝淡服，好像個少年孀婦，順哥恰似他親生孩兒，形影相隨。倘或將來官人若不收留，那時不僧不俗的好難看相。」彩雲道：「以我看，他的俊俏聰明，舉動言語，上下內外待他的光景，官人斷無不收之理，你我倒不可輕待他。以好換好，免得將來人說忌妒。」此是兩人的私話，且不必提。

且說康夫人因順哥出痘，幸得雲屏料理，愛娘調養，雖不致於懸心，然念他是無娘孩子，卻常常到夜間不能合眼。一日午間，忽爾困倦，倚枕而寐。見夢卿侍立身傍。夢中知夢卿已死，乃驚問道：兒已去世，今從何來？」夢卿垂淚道：「兒生命薄，不能久侍慈幃，先歸泉路，致使高堂時刻悲思。不孝之罪，萬無可道。今又以耿順之故，千思萬忖，徹夜不眠。兒魂雖愚，能不痛心？惟求我母自惜身體，斷勿以兒為念。官人指日榮歸，母子依然聚首。家庭樂事，正自無窮。人死不可以復生，徒悲何益？萬一憂傷過度，寒暑為災，是兒生不能報母恩於毫末，死又遺母痛於無涯。兒身雖死，兒心何安？」康夫人道：「人非草木，豈能無情？你死之後，我亦有寬解之法。怎奈觸目傷心，如何便放得下去？大娘多病，我不忍諸事勞他。

三娘協持家務，日夜殷勤，又盡心於我，亦覺太苦辛。而瀟灑自遣，我看著亦還放心。惟有四娘嬌慢無知，五娘游移無定，何時可以改悔？到是春碗，我久已存之在心。俟你丈夫來時，我自有區處。」夢卿道：「大娘、三娘，持家有法，事親有道，壽命永久，可以無虞。我母正好含飴弄孫，以樂天年。四娘、五娘雖偶有不率教之處，亦不過嬌小癡懶，習慣自然。久而久之，氣質變化，便可與大娘、三娘一般了。我母切不可因短失長，多生煩惱。亦不可督責太過，致傷兩入之心。他兩個聰明機兆，不比尋常，到則怕他彩雲易散，香氣易消。至於我姊妹生前雖有些葛藤，亦屬緣法，當然並非全是他兩人不是。春碗雖係奴婢，其存心行事，可在大娘、三娘之間。中秋戲語，實乃天定。且其人福祿悠遠，不啻加幾十倍，我母日後自知。」康夫人道：「兒今日既可還家，何不常來以慰我念？」夢卿道：「陰陽隔絕，生死殊途，如何可以常來？今日是因我母思念太過，故夢中偶得相通。若說必要常來，又恐怕妄費心思了。況且妖狐惡鬼，往往假托人形，以求人間的祭享，我母亦不可不慎。」康夫人道：「俗說人死善者昇天堂，惡者入地獄，果然真麼？」夢卿道：「天堂地獄，陽世就有，何必陰間？即如茅御史，投身煙瘴，遺臭千年，那便是地獄。

朱將軍效命疆場，留勞百世，那便是天堂。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但看陽世循環，便知陰間報應。」夫人還要再問，夢卿垂淚道：「兒去矣，母親保重！」說畢退步便走。夫人正待去拉，忽一陣冷風，猛然驚醒。但見曲砌邊花影東移，迴廊外日光西下。雲屏、愛娘、香兒、彩雲俱來侍候。晚飯屋內中間放了一張鐵梨大高腿飯桌，桌北設著紫檀木軟底太師椅，椅上鋪著大紅氈椅墊，上面搭著大紅宮錦椅搭。康夫人坐定，鼎兒將各樣肴饌挨次送到屋門口，彩繫、彩頻、彩藻、采芹、彩綠一件件放在桌子上。雲屏送飯，愛娘遞湯，香兒、彩雲一邊一個揜起袖子，露出白膩膩玉腕，黃燦燦金鐲，拿著銀鑲牙箸讓食。康夫人叫四個人陪著吃有趣，和氏便令人在左右兩傍設下楠木高腿一字桌兩張，桌子裡邊各設兩個楠木大杌，杌上鋪著紫洋氈杌墊。雲屏坐在左邊上首，愛娘坐在右邊上首，香兒、彩雲一左一右，俱在下首。吃飯中間，康夫人道：「這黃花魚往年三月末才有，今年來得太早。初吃時肉細骨軟，作好了也到有味。」愛娘道：「去年銀魚亦好，只好虧冬筍平常。

今春正月，麵條魚亦好，但作湯吃必須如臘月鐵雀肉作法方妙。鼎兒、養氏調和的雖好，終不及。」香兒道：「我常說大娘是明明白白，三娘是瀟灑瀟灑。你如今竟成個書呆子了，怪道終日家蒙頭蒙腦，如聾如瞶的光景。」當下兩個又要笑一番。只因這一來有分教：一已偏私，當不得生前月旦。群論公議，方足定死後春秋。